

2004 年

南洋商報

NANYANG SIANG PAU

< 南洋文艺 >



300 字极限篇

整理：雅波



王昌波(雅波) 21 JAN 2005

Mr. Wong Ah Loh

4, Tingkat 1, Jalan Wayang Gambar,
34000 Taiping, Perak.

马华文史自编自制 6

诸位文友：

马华文学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似乎微不足道，但有了“马华文学”，我们却能活得更有“尊严”，同时也能在各项海内外文学会议上，交出“亮丽”的作品。

希望您对马华文学的热忱，永不退心。

雅波

21 JAN 2005 敬上

南洋文艺

2004年1月20日 ● 星期二

南洋商報

极限篇

2 则

◆ 勿勿

20 JAN 2004

残余的向日葵

虽然医生在检验后这么说，但他怎样都不相信；怎么会呢！很多事情他还是记得很清楚，尤其是童年那片向日葵田的记忆；一大片闪亮的黄色像在阳光下飞舞的金箔，这幅影像，最近一直涌现。

那时他才7、8岁吧，矮矮的个子站在花田中，要踮起脚才碰得到花朵，他常和几个邻家的孩子在花田中捉迷藏，只要随便在那里蹲下来，伙伴们便很难找到他，有一次大雨过后，他躲在大沟边，经过雨水洗条的沟泥，滑不溜手，他整个人倒栽跌进沟中，湍急的流水像千百只强力的膀臂把他拉走，灌满沟水的口呼不出声，他惟有伸手乱抓……

围着他听故事的几个孩子睁大眼睛，听得津津有味。

他的小孙女打岔问：后来怎样啦？

他歇一歇，见小女孩乖巧的样儿，疼惜地摸摸她的头。

你叫什么名字？是谁家的孩子？他问。

梵谷二题

◎ 匆匆

a . 向日葵

20 JAN 2004

梵谷终于被关进疯人院，但他对绘画的高度热诚丝毫没有降温，继续在疯人院中作画，每天不停地把他心中美丽的意境呈现在画布上，这之中他最喜欢画向日葵了，而他带进去的那盒颜料也已经用得七七八八。

这天，分派食物的护士见到梵谷对着一张未完成的画，在那儿唉声叹气。什么事使你烦恼？护士问。

我想以7天的伙食换取你们厨房中一公斤的姜黄粉。他指指面前的画。我一定要把它完成。画面上的枝叶和背景都已绘画妥当，就只缺少那一朵朵的向日葵。

b . 预言 • 勿勿

20 JAN 2004

梵谷虽然是个疯子，但却也不相信什么预言不预言的，尤其那预言是百多年以后的事，谁能证明呢？但那个和他关在一起自以为是预言家的中年汉却常在他面前预言，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将会有人作曲歌颂他。

人们为什么要歌颂我呢？我只是个平凡的人。梵谷想了想，出奇地说出一番心智正常者的话：是不是因为我轰轰烈烈的爱情？还是我割下耳朵的疯狂行为？

不！那人说：是因为你心中的一片辽阔的星天和胸中灿烂的向日葵。

(远处隐隐约约传来歌声 Starry Starry Night)



28 FEB 2004

2 则

极限篇 □ 勿勿

吃掉文字的人

一如潮流的趋势，满街少女的裙子明显变得越来越短，报章杂志上的文章也越写越精简，几千字的小说能够浓缩到一千几百字，更进一步的捶打成三、五百字的极限篇。他相信即使以更经济的文字，也能交代等量的内容，更突发奇想，欲在一粒米里面容纳整个宇宙。

他的人木讷不多话，大半时候用手势和肢体语言交流，所以他的文章同样也反映了他的个性。这天他写完了一篇极限篇，嫌它太长太啰嗦，继续把一些文字删掉，他感觉这些可怜的文字是被他一个一个地吃掉了，读了读，还是拖了条尾巴，没用的枝枝叶叶布满许多角落，又再剪裁修改，眼看天色已晚，方舒了口气，抛下了笔。

看他伏案磨磨蹭蹭了一整天，心中纳闷他究竟写出了什么佳作，好奇地把原稿拉过来一看，只见在涂涂改改的纸上，除了涂改的痕迹，不见一字。

器官零件商店

◎ 勿勿

28 FEB 2004

在这 22 世纪 20 年代，因为市场需求甚殷，像我们这种器官零件商店栉比相临，几乎遍布每个角落。

我们的货品早已建立品牌，卖的全是原装货，绝不出售赝品。一些竞争者以低价售出的赝品，不能有效地执行任务，甚至不堪一用；换眼睛的，不但视觉模糊，更是影象倒立；换舌头的胡言乱语，说不出一句真话；换耳朵的听到的全是谣言；更甚的是一些换足踝的，虽能跑能跳，走起路来倒有几分像猩猩，还有其他其他，不一而足。

今天来了个顾客，倘佯了许久才腼腆的说要买男性性器官。

近来这器官十分抢手，早已在市面卖断货，我们的存货也就只剩这么一副，实在不愿意轻易出售。

最终我们提议，他必需以一个肾脏，一个鼻子外加 3 只手指来交换。

在阴晦的灯光下，我们仿佛看到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以他 7 只手指在盘算这宗交易的利益。



极限篇

◆勿勿

6 MAR 2004

没有观众的演出

出道多年，龙燕秋还是第一次有这种又困又窘的感觉，她在台后左侧曳起一边布幕，偷着眼望向外边，台下一个人影都没有，只见几只癞痢狗在觅食，一阵风吹来，腾腾跳跳的旧报纸，撒得满场地都是。

虽然还没有开锣，但以往这个时候，已有大群的观众在边等待边闲聊，小娃娃们更是四处乱跑，雪条小贩把摇铃晃得震天价响，气氛一下子就热闹起来。

她觉得身体有点发热，眼泪差一点夺眶而出。其他演员有的尚在上装，有的在谈话，第一个出场的她已装扮妥当，等在虎度门。

观众逐年减少的现象每况愈下，她自己心里也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些半裸歌手演出的歌舞团和潮流的趋势无情地抢了观众，起先她还自我安慰地想：那些人亵渎了神明，迟早遭到天谴。

今晚，唉……。

锣鼓响起，在薄薄的烟雾里，戏台下有一个穿着古装的观众，拈着长须，在那儿等着看戏……。

27 MAR 2004

极限篇

铁冬青

纹眉



今天妻子显得特别兴奋。晚餐时她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我的眉好看吗？”他抬头瞄了一眼，错愕了一下，继续低头吃饭。女儿小怡紧张的暗暗留心着事件的发展。直到吃完饭都没下文。他倒了杯唐茶便到客厅去了。

母女二人收拾妥当出到客厅来时，只听到他讲电话的最后两句：“流行？……呕呀……算了……神经病。”是粤语对讲，对方还没有讲完他便霍然收线。“肯定是他的猪朋狗友啦。与他的朋友都是多多话讲，和自己家人却十问九不应，难怪妈妈说他‘半哑人’啦。”

他呷了两口唐茶，便入房更衣外出。

“又去哪呀？”看来妻子是有事情想与他商谈的。

他开了门，才回过头来作状的说：“去纹眉呀！”语气十分揶揄。

留下母女相觑愕然。

极限篇 ◆ 勿勿

养一只狗 的决定

10 APR 2004

方在办公室坐下，书记就来报说被跳了几张支票，是那个来往多年、很得信任的老顾客的“恩惠”，打电话找他，人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最近烦事还不只这些：先是被一直和他共进退的好友出卖了，撬掉了一大笔生意，前些日子替一个亲戚签保又被弃保潜逃，惹了一身蚁。他想着想着，越想越气，憋在胸口的闷气，仿佛就要爆炸。



为了透口气，他走出店外，信步蹒跚，邻近的宠物店传来小狗咻咻的叫声，他在店门口停下脚步，望着里面大笼小笼、各品种的狗只，觉得每只都很逗趣。他每天都经过这里，却从来都没注意到这些狗只的存在。店老板出来向他游说完售，把养狗的所有好处都数完了，更强调狗是人类最亲密的朋友，最忠心的仆人。

他突然想起在一辆车后看到的标语：

“The More I Know People, The More I Love My Dog”（阅人愈深，越爱吾犬）

他决定要饲养一只狗。

18 MAY 2004

极限篇 ■ 勿勿
萤火虫



他总觉得，只有在这么寂静的夜晚才适合写作，灵感才会源源而来。窗外是一片半荒芜的草丛，几棵尤加利树正在冷风中缩瑟。

他方写下第一句，窗玻璃上即响着轻微的噗噗声，这声音引开他的思潮，有几只萤火虫正附在玻璃上，辛苦地在喘息，腹部不停地缓动着，尾部闪着蓝荧荧的亮光。他小心地趋前端详了会儿，吸了口气，写作的灵感已一扫而空，不能再继续写下去。也好！不写就看看书吧，刚买的渡边淳一的《失乐园》还没开始阅读。在正式阅读前随意地翻阅，已是他近来的阅读习惯；他喜欢在书中寻找有创意和美妙的佳句用笔标记，他觉得，这样做对他的写作将有所帮助。这时他读到“……那柔润包裹男人一切的丰腴女体像是不知底细的魔物……”时，便用荧光笔在字句上涂了涂，忽然间，他觉得被涂过的字句像萤火虫般飘浮起来，咦！是不是眼花？他用双掌轻轻的盛起一只只的萤火虫，感觉它们在掌心冲撞着。啊！果真是萤火虫，把它们饲养起来吧，或许它们就是所谓的文学精灵。

下来几天，他又在书中找到了许多萤火虫，也一一地把它们饲养在瓶子里，转眼半个月过去，整个书房摆满了一罐罐的萤火虫，只是，萤火虫虽然活着，它们的萤火却逐渐暗淡。他一直在狐疑着，那些佳句怎会变成萤火虫呢？！他重复审视那些书页，长出萤火虫的句子段落都有被剽窃的痕迹。

为了进一步追究萤火虫的谜团，他把一瓶萤火虫小心地倒了出来；那几只垂死的萤火虫已失去原有的光泽，挥着翅膀尝试飞扑，结果无力地一一倒下死亡。

他终于发现到，这些萤火虫只有在书中原来的位置才会生存发光。

极限篇

丁云

海螺壳

18 MAY 2004

捕鱼

拖网已进入第4天了。

这趟鱼获差强人意，但按照预定口程，拖完最后一网，应该回航了。同伴阿黑不满足，望了望才半满的冰舱，怂恿舵手阿海把渔船驶入中途岛，靠近印尼海域的地方。

“那里鱼群多一些！”

“多一些？万一遇到印尼海盗，怎么办？命都没了。”

“不是听说我国海军已加强巡逻，保护渔民吗？”

阿海还是摇头：“你第一次出海啊？海路辽阔，小心驶得万年船。”

最后一趟收网，仍然是贱价的“狗母鱼”多。

但捞到一个美丽的海螺壳，阿海如获至宝！阿黑不明白阿海为什么那么兴奋？他当然不懂，其实阿海鱼寮里已经有一个同样的海螺壳。因为上次渔船为独中筹款“义拖”，有个会篆刻的独中老师来拜访，看见他鱼寮里那个美丽的海螺壳，因为赞赏阿海的义举，就自告奋勇，在海螺壳上雕刻上“文化”两个字，赠与阿海，渔家人贫寒，从小没机会念书，阿海热心为华校，是希望下一代能受良好教育！阿海时常望着摆在鱼寮里的海螺壳，浮想着，不知另外一半的海螺壳漂流在何方呢？想不到在茫茫大海上，竟然让他捞到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海螺壳，真是奇迹了！这一个，可以找那位老师，再刻上“教育”两个字吧？

阿海正在清洗海螺壳时，海军就来了。

他们登船，例常地把一箩好价钱的——“红槽鱼”搬走。例常地探问阿海要不要柴油？例常地以“耀武扬威”的姿态保护本国渔民。阿班看不顺眼，不满地嘀咕了一句：“那么有本事，不会去打海盗？”马上引来他们一阵恶骂：“你想不想变成海盗？我会给你机会的。”

他们临走，看见那只美丽的海螺壳，一把攥走。

“这个好……我女儿喜欢收集。”

但一向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阿海突然反抗了。

“这是我的东西，你不准拿走！你要鱼，尽管拿，我可以给你，要卖柴油，我跟你买，就是不能拿走这个！”阿海仿佛歇斯底里一般，跟海军拉拉扯扯，要争夺回那只毫值不值钱的海螺壳。渔民慌乱，海军动粗，终于，混乱中，枪声响了……

- 7 SEP 2004



极限篇

木焱

意外死亡

认识 他的人都来到事发现场，一部奔驰轿车已经毁不成形，碎裂的车窗溅满驾驶人的血，车内凌乱，东西无一完整。

“他不是一个好丈夫，不够爱我。”一个女人说。

“他是我最好的工作夥伴，总是替人先着想。”一个秃头男说。

“他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年轻人。”一个清洁工说。

“他是我男朋友……”一名男子说。

“意外发生之前，我们还通过电话……他说自己被人追赶，逼迫他做不愿意做的事：好老公、好情人、好爸爸、好老板……他想回到从前，回到一无所有的时候，你们该让他静下来了。”一个小孩说。

“他本是死亡。”大家都听到这个声音，只是不知道谁说。

- 4 SEP 2004

1. 婚事

他们的朋友（好的或坏的）都要结婚了。他们的朋友都选在今晚去婚纱店试穿礼服。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找理由提早下班，晚饭也顾不着吃，满心愉悦地直驱目的地，为了帮那个新郎/新娘选一辈子只穿一次的衣服，这可是非常意义深重而且令人难忘的。

所以，他们一个个去了，不论坐什么交通工具，不论当时塞不塞车，不论有没有下雨。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办公室，等候下班，时钟准时来到6，我开始移动鼠标至“开启”，选了“关机”，然后按掉荧幕钮，把桌上的公文、两本杂志、几张餐厅文宣放进包包里，最后关了桌灯、办公室只剩下一名欧巴桑在打扫，最后她会关掉所有的办公室的灯、冷气，包括大门。

而，为什么，他们老是在看着别人结婚，他们难道不能自己结婚吗？

- 4 SEP 2004

2. 累

地下道内，他累了，今天早上的乞讨很不顺利，先是被一名老疯子赶走他的地盘，下午警察在抓摊贩时顺便来“关心”他。他不全然是乞讨的困仔，他以物易物。

他累了，Cansado，然后躺在地下道阶梯上，睡觉、而且睡得很熟，好像死人一般，行人匆匆忙忙经过其身边，没有人蹲下察看他怎么啦。

结果，好奇的人移动了他身边的东西，他们猜测他的生命，他是谁，为什么会在这儿躺着——死了？

最后，是我丢了一枚50元落入碗里，他才醒来，问我现在是什么时候哪一年了，哪一个人当总统，尹清枫命案破了吗，苏建和等人如何了……

- 4 SEP 2004

3. 台北工人^{。木森}

几名工人，戴帽，经过雪可屋内坐着
啜吸热咖啡的我们。

我们仍然年轻，他们也并不很老。

我们一边看书一边望着窗外发生的种种，包括车流、下班人潮，还有一点点的噪音。他们看进来，目光落到抽烟的小姐、嘴唇上，还是她持烟的手，或者只是注视在咖啡上的蒸气，因为外头实在太冷了，此刻，该如何交换属于双方的感觉呢，为什么他们不进来坐坐，为什么我们总是坐在里头看外头。





雅波，原名王昌波，祖籍广东乐会，1947年生于霹雳太平，闪亮出版社社长，著有小说集《崩》、《不落雨的雨城》、《焚烧一卡车的愤怒》，散文集《深山寄简》、《云外飞笺》等。

雅波

【极限篇展】

2004年9月18日 ● 星期六

对极限篇的期盼

文学观点

雅波

18 SEP 2004

极限篇是个可以继续发展与壮大的文体，但在马华文坛上，老中青作家似乎浅尝即止，没再进一步发挥，殊为可惜。

一般人都认为“长必击短，大必制小”，其实极限篇却能“以短击长，以小制大”，主要它保留了许多让读者读后的思索空间，好的极限篇，是不会迫不及待的点明主题或急着告知读者他所要表现的是什么。因为篇幅太短，通常都在300字以下，所以读者就必须与作者共同耕耘或“再创作”一番。

“气势”在极限篇占着一个重要“取胜”位置，写作者必须拥有让读者宁读一篇极限篇胜于读完300万字长篇的“宏愿”。长篇可表达的主题，极限篇一样可达致。“以弱胜强，以小胜大”，全胜于气势也。

期盼在往后日子中，如欲再编马华文学史，我们不会在小说类极限篇中交出空白。



18 SEP 2004

1 南园梦断 · 雅波

播放 有声书，以增强回忆：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哎哟，教授醒过来呵。”众欢呼。

“昏睡 25 年能苏醒实在是个奇迹。”主治医生瞪着眼，望天。

“《山海经》还没讲完，我要回去教书。”

“教授，南大已在 1980 年关闭啦。”

18 SEP 2004

2 求荣 · 雅波

皮肤 细胞拥有超能力、第六感、穿透灵

异空间，且能传达讯息。从政多年的林元老，近日获得“人体科学”研究专家的秘授，学得一身好本领。

“有人出卖你，有人出卖你……”，皮肤细胞持续不断传出重要讯息。“是谁，是谁？”林元老不断反问。

“朋友，朋友。”

“呸，这算什么超能力，卖友是我们的国粹，人尽皆知呵。”

18 SEP 2004

3 老人十三乐坊

二胡：唐老、宋老、元老、明老；琵琶：夏老、商老、周老；笛子：秦老、汉老；扬琴：魏老、晋老；古筝：金老；另添唢呐一老：刘老老。

“怎竟全坐着吹奏，老人家直不起腰吗？”

“嘘，别吵。他们正奏着世界名曲。”

“哦，我知道，此曲叫作《孔夫子与贝多芬的约会》，挺浪漫古典诗意的。”

陡地，有人尖着嗓子高喊：“有客到！”

紧接着：“家属谢礼。”

18 SEP 2004

4 爸是好人 · 雅波

“我妈妈总说我爸爸嘴笨，任劳任怨，勤勤恳恳，脾气倔点，那不要紧，总的来说，他是个好人。我爸爸为我没少操心，关心我成长，教我做人。”喃喃自言自语，自弹自唱，在无人理睬的寂寥孤儿院。“父亲，我的好父亲，感谢您的养育之恩。父亲，我的好父亲，我一定要好好的孝顺您。”

“大傻，你爸爸呢？”

“从没见过。”

“那你怎唱得这么起劲？”

“有爸爸的不会唱，会唱的，没爸爸。”大傻答非所问，一提起爸爸，他就傻了。

18 SEP 2004

5 古庙

• 雅坡

2004 年6月1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2002年亚太区古迹修复工程”优越奖予马六甲的青云亭。评语是：高水准的技术、详尽的记录、采用原本材料与同源流的匠师技艺，使青云亭成功恢复原有传统面貌。

随团专员来到历史古城太平，兴奋异常，学有专长者很学术的向导游提出要求：“我们想参观见证太平开埠历史的古庙。”

“古庙？哦，就在半山。”年轻导游小姐略加思索回应。

一行人兴致勃勃来到以钢筋水泥砌成的古庙前，年迈学者迟疑问道：“你肯定是这间吗？你明白什么叫作‘古’庙吗？”

18 SEP 2004

6 烤鸭

• 雅坡

伦敦

米德尔塞克斯大学的语言学家石破天惊的发现：原来鸭子也像人类般聪明，说话时具有不同的“口音”，来自不同区域的鸭子，叫喊时会有明显的不同，鸭子的生活与人类很相似，富有幽默感与合群。

“外国人吃饱撑着，专搞无聊事。”教育专家在五星級酒店附设的高贵餐厅享受着正宗烤鸭。经理殷勤招待说：“这些本地鸭子，事先我们都是用特殊食料饲养与填满，所以才会如此与众不同。”

“好味！”教育专家吮着手指。“能，我们有什么不能的？”

18 SEP 2004

7 愧

· 雅波

爸，我不想再教书了。“诗礼传家”的楹联已剥落，那是当年阿公从家乡携来的清朝遗老墨宝。虽然我们三代都在教书，但很惭愧，到了我这一代，竟教不出具有中华文化气息的学生，真是愧对列祖列宗，更对不起爸爸与爷爷。

爸，听到我不再教书，您老人家一定很难过。但有什么办法呢，猪肉的价钱已快超过教书的薪金。哦，我忘了，爸是吃素的，大概很久已不知道猪肉一斤多少钱了罢？

爸，我想转行卖番薯，因为我深刻明白我们的家训是：教书教不好，不如卖番薯。

“真孝顺呵，每年清明节都来扫墓。”有人在旁赞道。

18 SEP 2004

8 旧作

· 雅波

胡同口那卖酸梅汤底还像唱梨花鼓的姑娘要着他底铜盏。一个背着一大篓字纸底妇人从他面前走过，在破草帽底下虽看不清她底脸，当她与卖酸梅汤底打招呼时，却可以理会她有满口雪白的牙齿。

“昨夜我梦见许地山。”本土老作家替老伴捶着腰背儿说：“梦见他所写那篇《春桃》，挺娱人的。”

“许地山是什么冬冬，是留学海外的年轻作家吗？”老伴敷衍搭词。

“五四运动的人物，你说年轻不？”

“那是说新不如旧啰。”

“哦，情人终归还是旧的好。”福至心灵，莫名其妙冒出句不知所云的胡诌名言。

18 SEP 2004

9 孩子结婚了·雅坡

“爸，我结婚了。”阿财与老婆接到儿子的短笺，欢喜异常，决定漏夜搭火车到城里探个究竟。“结婚这么大件事，怎么能当儿戏，不声不响，吓你一跳。”

兜了一个大圈，他们当晚又坐同一班火车赶回家乡。“又说结婚，开什么玩笑，整栋屋子，我就只看到另一个男人。”

“结婚还有其他意思吗？”阿财甚感不解，阿财的老婆更加不解，虽然，儿子是自己生的，怀胎足十月。



南洋副刊

南洋商報

逢星期二、六见报

19 NOV 2004

极限篇◎雅波

① 功在社会

在领取“功在社会”的牌匾后，受封林某人七情上脸在台上嘶喊，记者先生小姐们皆用数码相机拍摄下此光荣的刹那。

“对于众多外国女郎偷渡入境卖淫的意见如何？”问者是刚入行的记者小妹妹。

“无耻、丢脸、下流！”

手机陡地响起，林某人脸色凝重。“我现在很忙，若扯风，就把那批新货移到别州去。”

回过头来，林某人旋又展现出弥勒佛般的笑容。

19 NOV 2004

② 搞笑剧场

搞笑剧场，设在神庙前的临时舞台。

主持人欢迎大家前来搞笑，谁喜欢都可自言自语，自我炫耀，自我满足，且不收取任何演出费用。

“当年关闭某大是一项错误的决定。不过如果时光倒流，我会更早关闭某大。”一阵刺耳的罐头笑声响起，如鬼叫。

“孔夫子说，女人若遇强奸而无法反抗，不妨躺下享受一番。”笑声如叫床。

“太好了，谢谢各位的支持与参与，我们会继续搞笑下去，明晚请早！”

据悉，临时舞台一夜之间被铲平，乃“违章”建筑也。



极限篇○木焱

1 赎

13 NOV 2004

他现在 78 岁，身体看似硬朗，因为他喜欢笑脸迎人，每天在街坊邻居间穿梭谈天说地。

他躺在病床上时，医生告诉他的家属，已经是末期癌症，最多只能多活一个月、医生为他注射吗啡减轻痛楚，他的嘴角又逐渐展现笑容。

邻居们都来探望他，送花带水果篮来，突然他对大家破口大骂：“你们是来抢我的财产，我的遗嘱已经交代好，把我所有一亿元捐给孤儿院，捐给那些没有父亲的小孩，我上辈子杀人太多，在战火中每个士兵都疯了，子弹就像饥荒时发送的米粒在我们面前飞洒……你们谁也别想知道我杀过几个人，那里面有没有你们的父亲或是祖父。”

麻药起了作用，他在邻居们的错愕下沉沉睡去。

2 第一张

13 NOV 2004 · 木焱

第一张，我既不知道身在何处，接下来，有谁将敲响我闭得紧紧的思考、他们说，寒流入侵得早，迅速如虎狼豺豹，我冷得只出一个字：叹！

不敢睡着，轻易怀孕，也不敢懒散，表示死亡，于是温度一直一直，一直一直升高。

高音、拉奏、剔透、冰冷、又是哪些灵魂，描绘现下的身形，距离流浪，是一张迟来的明信片。

虽然夏季过了，我们相约拍取下雨的未来，树木又凋，我们披着阳光照在夜里出现的一条路，一路下去，一路拍去，没有生命被无故碾压，捡拾的枫叶恰恰好，红，是给你爱情的一枚书签。

风是剪影，风是无故的。叹，风兮兮地吹，环绕在温暖的体内，可能停止吗？可能停下吗？这无缘故的漂流，静悄悄的苏醒。

鞋子

极限篇◎勿勿

~ 7 DEC 2004



她把新一期的时尚杂志翻开，Adriana Lima 把一双长腿伸到面前来，这么完美修长的腿，如果再配上一双雅致的鞋子就无懈可击，她感叹。一边随意的地翻书，一边望望自己一双还算曲线玲珑的腿，就因为自认这双腿是全身最养眼之处，所以特别珍惜，也引以自豪，连带也爱上了能显露脚部美态的鞋子，每次出门购物总要带回几双，无论是 Ferragamo 还是 Bruno Magli，只要是新货上市，非得罗致一二款不可。她也弄不清楚自己究竟收藏了多少鞋子，反正轮流着穿也可穿上一年半载。

下午要去赴一个鞋子的展销会，但司机的迟到让她急得连杂志也看不下去，频频向外观望，正想再拿起手机呼唤，汽车已到了门外，她拉起手提袋匆匆就走。这时天空开始下起雨来。

雨越下越大，雨刷子的扫水声单调烦人，司机在催促下愈驶愈快。就在一个倾斜的转角，车子突然像陀螺般地旋转起来，响亮的喇叭声凄厉悠长，紧接着的是钢铁拉曳声和玻璃碎裂声，一片无边的黑暗向她袭来。

迷糊中恢复意识，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隐隐约约她听到丈夫在和人说话。“为了保命，左脚不得不切除。”

呵！眼前的拼图逐渐形成，她尝试移动没有知觉的下半身，骤然间脑海一阵纷乱，千千万万只各式各样的鞋子，像秋天的落叶般铺天盖地掉了下来。

极限篇 2 篇〇勿勿

猎

- 4 DEC 2004

他们录取我是基于我家三代都是以打猎为生，练就一手好枪法，以往跟在父亲身边，进出过不少森山大泽，不管白天黑夜，对于亡命逃窜的野兽，早已摸清它们的习性，只要眼睛一瞄准，那些山猪野狸能逃过我枪下的几稀。

公共卫生组的那班官员，为了宗教信仰的缘故，一向把跟狗只扯上关系的任务都推给其他族群，我们的职务只是射杀在公路上闲荡的野狗，对我来说是轻松自在的优差，虽说一份公务员的收入不比打猎丰裕，也不比打自家工自由，无奈近年来森林的野兽已显著的减少，有时日落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家，麻袋里也只要一两只不值钱的野兔。



第一天上工，吉普车把我们几个载到若顿路，有人举报右边山坡每天都有狗群在浪荡。一抵步，奇怪的是那些有灵性的动物早已躲得无影无踪，我们兵分几路去搜索，对于野兽我时常都会有一种异常的感应，所以能察觉目标就在离我10码左右的草丛中，我上了枪膛，便轻步移近。当我把枪口对准两粒黑溜溜的眼珠，正想扣下机板，一条黄影迎面向我扑来，这下突变使我脚下一滑整个人就往山坡下栽倒，我左手及时拉住一根草藤才稳住身势，但已是整个人跌伏在草地上。就这么一跌一掀，竟把隐身在草丛里的几只幼犬坦露在阳光下，它们看来才出世几天，在那儿咻咻地蠕动着。迎面的阳光把我照射得眼睛张不开来，我几乎无力抓紧手上的猎枪……

-4 DEC 2004

晚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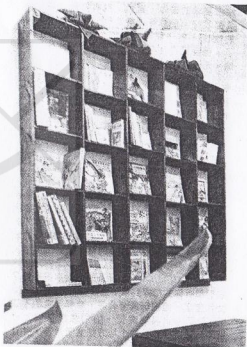
• 匆匆

这几天妻子的态度有明显的改变，尤其是对他的晚归也不再唠唠叨叨，只是不吭一声地做她的家务，这对于劳碌了一天的他倒是一种恩赐，过去的那种颐指气使，他想到就心烦。他不敢说对妻子绝对忠心，偶尔在外拈花惹草倒是有的，因为在家里完全没有舒适感，尤其对妻子所弄的晚餐更是食不下咽。这几晚她更是不知所谓，重复同样的菜色，他看了一眼就抛下筷子，妻子也没有大反应，只默默地收了碗筷静静呆坐一旁。

前几天因为对妻子所煮的晚餐埋怨了几句，妻子便和他大吵大闹，他一气之下就跑去找老相好阿花诉苦，怎知道阿花那善妒的丈夫正巧这时候回来，以为他和阿花有什么越轨的行为，一阵肢体冲突后，他还被阿花的丈夫随手抓起的木凳子摔个正着……

今天的晚餐还是一样：一碟菜，一块豆腐，一小碗汤和一碗白饭，一连几天都是同样的煮法，他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正待发作，却见妻子站起身来，对着神龛袅袅的香烟愁苦地说：

你这样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该怎么办呵



巡回演讲记

极限篇◎张行

25 DEC 2004

名

作家鲁一笔者搭乘马航返国途中，打开当天的报章，第3第4第5版都是他在吉隆坡演讲的报道和花絮，图文并茂，看得他心头乐滋滋的。

这一小国，挺太平的，也好像没什么重大事件发生，除了头两版是国家首长的谈话，就是他的新闻抢眼。也不止这一天了，从上个星期刚抵达KLIA国际机场，当天傍晚推出的晚报就以报馆高层亲自前往接机送花的照片作为封面，之后每一天，都有很详细的追踪报道跟进，比如拜会公司集团总裁、去参观孤儿院、到古城马六甲骑三轮车、到东海岸看皮影戏、到槟城吃像鼻涕那样青青条状物，叫什么……煎……哦对了，Cendol，好难发的马来文发音。更难得的是，日理万机的总编辑，全程陪伴，一直到刚才登机前还亲自前来送别，招待非常周全，让人有宾至如归的舒服感觉。

哦，封底还有一张我的照片——他与一个长发性感女人的合照！怎么会有这样的照片呢？再仔细一看，那是占一整版面积的广告，照片下方几个超粗黑的字体这么写着：





感谢中国一级名作家鲁一笔先生
为大马最火的一级美女作家野玫瑰小姐
推介第 100 本缠绵动人情色小说集《等你在床》

怎么搞的？我竟然替人打起广告来了？唔，那天，巡回回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的第五场演讲之后，主办当局照例安排了签名会，买了鲁一笔著作的读者排成九曲十八弯的人龙轮候等签名。签了一个小时，人龙还很长，他已经露出倦容。主办当局宣布签最后一位读者的时候，全场骚动，就在那一刻，一股浓烈的香水味让鲁一笔精神为之一振，一个长发性感女人已经把一本书放到他眼前。请签名。她吹气如兰，鲁一笔被催眠般，就签了名。请一级名作家鲁一笔先生和我拍一张照留念。鲁一笔就站了起来。那女人靠过去，将刚才签名的书交给他共同握着。咔嚓，镁光灯闪了起来。

对了，他想起来了！那女人递到他跟前的书，他就觉得有些怪，当时有个想法闪过：可能是翻版书吧。他压根儿没想到，他签的不是自己的著作——对了，就是这本：《等你在床》！



极限篇◎江上舟 28 DEC 2004

1 开会之前

营业部每月开的会不计其数，甚至一天内开两三次也很平常，而最常开的是紧急会议。

会议进行时，我们都心不在焉，经理常破口大骂，但是，他自己不反省，很多课题一再老调重弹，害惨我们会议过后要猛挖耳朵，把塞满的废话全挖出来。每次开会都怪业绩停滞不前，也不检讨自己货品落伍了20、30年，他不会找专人来改良，只会为开会而开会，开紧急会议讨论的事项一点都不紧急。

我们都不重视每次会议，像今天，开会之前，在等人到齐时，大家小声讲大声笑。之前的一次，经理光火了，警告大家若不想开会的话，可以马上离开。

待人数到齐，噪声稍息，大家正襟危坐，等待会议开始。

只见经理进来，面带怒容，干咳了两声，再清一清喉咙，宣布：会议结束。

2 散会之后

5.45 pm。

小王已把桌上的文件收拾好，还差15分钟就可下班。这时，老板的电话进来，马上要召开紧急会议，小王急着电召所有的推销员回来。

今天的会议非同小可，由经理亲自主持。

“各位，最近外面风声传得很紧，说公司有一批价值十万元的‘火花塞’失窃，货已在市场出现。老板要我调查，你们每天在外面走动，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就通知我。

“你们跟我这么久，我很清楚你们的为人，我绝不会怀疑你们，倒是看守货仓的大张，近来鬼鬼祟祟，我已对他倍加注意！”

7.30pm。散会。

大家忙着赶回家。在“XX汽车零件公司”前，经理和小王同登上一辆车，开车往客户处交货，车后厢载满一盒盒的“火花塞”。

23 NOV 2004

第8届马华文学奖得主 马仑 得奖感言：

最佳的文学作品，是不分什么派别的。数千年来，古今中外的文学观都如此：只要您认真而真诚地创作，任何作家的心血都不致于白费的。仅是某个时代的文学流派会在相关者的操纵下略占优势罢了。当今比较传统和保守的老一辈作家，请勿自我边缘化或矮化自己，因为惟有不断地写下去，我们才能保持自己的定位。纵使在最不利的写作环境里，也应该坚持下去，切莫放弃。



年轻作家的创作精神固然可喜，力求创新、寻求突破本是所有创作者的共同抱负与理想，然而作者之间的互敬互重更为重要，犯不着由于自己的文学观，随意为文攻讦不同流派的作者。“创新”是正确的，要是“创心”，就会创伤了他人之心，那就大可不必。

—— 请让文艺园圃真正百花齐放吧！能够切实地实践的文苑园丁，才是一流的编辑。幸而，本地有三几位主编已可谓称职。

—— 临末，我要再次感谢劳苦功高的主办当局。

<马华文史自编自制书目>

1. 我的文学路
2. 2002年300字极限篇
3. 浅谈马华文学
4. 2003年300字极限篇
5. 马华作家的悲欣岁月
6. 2004年300字极限篇

(以上6册全已编制完成)

月
诗
◎雅波

月

从今夜白白了满江芦苇

饮酒当歌浮生若梦望月无言对

今夕呵今夕今夕是天运酉年的前夕

去兮去兮去兮是去中国化兮恐龙硬背脊

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古道西风瘦马别再提起

以往落第秀才现今无根海外游子魂归南北东西

华夏文化原属落叶归根移叶换根是叛逆的叹息

那人从年轻悠悠韩江走向离乡背井蕉风椰雨

垂垂苦老矣面对日落黄昏惆怅换取一生失忆

试问苍天何曾惊变何曾愚昧狼啸傲无知

我从江南走过回望唐宋秦汉关山月

满城飞絮风沙万里斯人不憔悴

深明正是古仙黄帝传下的

月

25 DEC 2004

300 字极限篇

2004 年度

整理：雅波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0 年 9 月 14 日